

哈米吉多顿

作者：乔·克鲁斯



一、以色列的最后之战	- 1 -
二、对以色列的应许是有条件的	- 2 -
三、谁是真正的以色列人？	- 3 -
四、两个巴比伦	- 4 -
五、哈米吉多顿——撒但与上帝的对决	- 5 -
六、上帝居住在锡安	- 6 -
七、幼发拉底大河干了	- 7 -
八、谁是日出之地的众王？	- 8 -
九、万众瞩目东方	- 8 -
十、为哈米吉多顿而穿上义袍	- 9 -

一、以色列的最后之战

1979年3月26日，以色列和埃及签署了和平协定，这是中东历史上令人动容的一刻。历经数年军事冲突的苦毒仇恨，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终于以和平之约拥抱了对方。

那么，这对于那一小群为了生存而战，且已获得美国支援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以色列民族自亚伯拉罕的时候起，就已经失去了的安全保障和永远的和平，就算在埃及总统安沃·萨达特临终前，他对此也仍然一筹莫展。以色列的窘境究竟该如何破解？圣经中的奇妙预言清楚地揭示了答案。

按照圣经记载，以色列在被“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直译为：东方的众王）解救之前，不可能真正获救脱离仇敌之手。以色列国的最后一战还没有开始。启示录中描述说，以色列要与某些强有力的势力结盟，这些保护者最终将摧毁以色列的仇敌，并为其迎来永远的和平。启示录 16 章 12 节中给这些以色列的同盟一个谜一样的称号：“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确实要这个地球上所兴起的最后一次大争战——哈米吉多顿之战中出手拯救以色列。所有的国家都将卷入这场战争，但以色列将是唯一的获胜者。

我们这次学习的目的是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1、最后的战争(哈米吉多顿)的性质是什么？2、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怎么可能全都卷入这场战争？3、又怎么可能只有以色列一族百姓能在这场大杀戮中幸存？4、那决定她胜利的、来自日出之地神秘的众王又是谁？5 最后，以色列如何象启示录 16 章 12 节中描述的那样，藉着幼发拉底大河的干涸而从仇敌手中获得拯救？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当今的以色列国是否就是启示录中被描述为上帝百姓的那个以色列。启示录中有大量的预言，其中绝大部分都与拯救耶稣基督的忠实跟随者——那些身陷险境的余民有关。这些跟从基督的人有时被称作“以色列人的各支派”，经文中提到他们的时候使用的也是犹太人常用的语言。这是指现实世界中的以色列国吗？那个现实中正用坦克和炸弹作战的以色列国，会最终转变成成为基督徒吗？他们会放下犹太复国主义的雄心壮志吗？会放弃屠杀那些攻击他们的人吗？他们会赞成福山宝训中所说的“要爱仇敌，有人打右脸，连左脸也要转过来由他打”的和平原则吗？

无数研读圣经的人都相信，以色列国必定会发生这种惊人的转变，以应验圣经中的预言。这些人将自己的信心建立在耶利米、以西结、以赛亚等先知关于以色列的回归以及最终胜利之上。他们的想法是否正确呢？不错，众先知曾用激动人心的话语描述了以色列的未来，并记述了诸多有关她要统治世上列国的应许。但旧约中的以色列真的就是启示录中的以色列吗？当今的以色列国，亚伯拉罕肉体的子孙，真的要一起转向弥赛亚吗？他们真的会作为一个国家回归，并作为一个民族得到拯救吗？

二、对以色列的应许是有条件的

仔细研究圣经便可发现，旧约圣经中那些应许决不是没有条件的。以色列国反复受到警告：要注意由于悖逆而带来的可怕后果。祝福与咒诅都陈明在他们面前，其结果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顺从。由于他们不断地背叛，上帝允许他们被大批屠杀、掳掠，成为巴比伦帝国的亡国奴达七十年之久。上帝兴起许多先知预言他们将从被掳中回归。许多现代的解经家在这里犯了个错误，他们将那些预言应用到将来某个时刻以色列人的回归上。他们闭眼不看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所预言的那次回归其实早就实现了。

关于向以色列发出的“他们将被弃绝”的可怕危险，在这儿，有些片段并没有任何时间或空间的记载。上帝屡次给出这样的警告：“你若……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笑谈，被讥诮。”（王上 9:4-7）

最终，就像先知但以理在预言中所说的一样，上帝给以色列分定了 490 年的试验时期，要看他们如何对待弥赛亚。（但 9:24）这段“七十个七”的预言时期（在圣经中，一日顶一年，参见：以西结书 4 章 6 节）从出令恢复建造耶路撒冷时开始（亚达薛西王在公元前 457 年发出了这一命令，参见：以斯拉记 7 章 11 节），而这“七十个七”的预言时期的终点，则是公元 34 年。在这一年，司提反被人用石头打死，福音开始传向外邦，保罗也开始了向非犹太人宣教的奇妙使命。这标志着，以色列与上帝立约的关系最终

耶稣用最清楚的话语向犹太领袖们解释，他们拒绝了祂，就不再配作上帝之国的子民了。“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太 21:43）

在旧约圣经中，数以百计的特别的应许没有实现在以色列人身上，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达到顺从的条件。否则，他们就早已经承受了地土；并已得救脱离了仇敌之手；而耶路撒冷也早就成为万国敬拜的中心了。

三、谁是真正的以色列人？

关键问题是：难道仅仅因为亚伯拉罕肉体的后裔没有达到立约的条款，上帝的应许就要失效吗？那应许有没有转向另一个“国”？——就是耶稣所说将上帝的国夺回赐给那结果子的百姓（太 21:43）。或者，我们是否必须将自己的信心置于将来，去相信蒙上帝恩眷的以色列会重新恢复并归回呢？现在，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基本的解经原则，这些问题才会彻底澄清。没有这条原则存记于心，人就不能正确理解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书，我们也无法确定今天的“真以色列”到底是谁。

这条原则就是：**圣经中的预言都有着双层的意义，第一层的意义在于，它最初是局部的、在现实意义中的应用；而第二层的意义则在于：它同时是指向将来的、在世界范围内的、属灵上的应用。**将这条原则用于旧约圣经，关于以色列在预言和历史中的地位便不会再混淆了。

上帝所有光荣的应许，**最初**都是要赐给古时的肉体上的以色列民的。但从**第二层**意义上讲，这些应许同时也指向了将来的、全世界范围内、更大的属灵福份的实现。尽管由于古时以色列的不忠，应许本身没有得到成全，但也决不会被废除或者撤消。它们必将兑现，但是正如耶稣所说的，它只会在那些要取代犹太人而承受上帝之国的“民”的身上得到荣耀的成全。谁是那国，谁又是那民呢？新约圣经中有大量清晰的陈述，告诉我们新以色列国究竟是谁。彼得用以下的话形容那些“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上帝的子民”的人：“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 2: 9, 10）这便是取代以色列国的新以色列。那接受真弥赛亚的外邦人，现在进入了由十字架宝血所签订的新约，变成了上帝的属灵上的“真以色列”人。他们这从前算不得上帝子民的人，现在变成了祂“圣洁的国度”。

他们能获得和当初赐予亚伯拉罕子孙完全一样的应许吗？事实上，圣经说他们被算作亚伯拉罕的真后裔。“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加 3: 29）还有，保罗写道，“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惟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罗 2: 28, 29）

请注意，真以色列人不是以肉体的割礼、而是以内心的割礼为标志的。什么是内心的割礼呢？“你们在祂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西 2:11）不要忽略这句经文的重要性。正如肉体的割礼代表旧约，新约以割除情欲之罪的本性为例证。换句话说，所有接受基督并重生之人都接受了真的割礼，都是真以色列人。根据保罗的话，他们也将承受那向亚伯拉罕所发的应许。基督被钉十字架后，圣经中再没有出现过说犹太人仍是上帝之儿女的章节，诚然，在使徒传道期间这扇门还是一直敞开的，但这种殊荣到公元 34 年——但以理所预言的七十个七结束之时，就彻底结束了。**从那以后，“以色列”就不再是一个被拣选的国家，而开始指代“上帝的百姓”，所有接受救主的人都尽括其中，并不分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新约圣经各卷中还继续使用旧约圣经的比喻和术语，特别是在启示录书中，但现在的以色列乃指（耶稣基督的）教会。

由此可以看出，上帝的应许从未失效，只不过转向了属灵的真以色列人，就是由所有相信基督之人组成的教会身上。曾经实际发生在古以色列人身上所发的事，也将会在属灵的角度上发生在基督教会中。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看这个原则是如何运用的。

当以西结对以色列战胜仇敌并威摄列国的情形叙述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描写一座将要被建造的辉煌圣殿。他用好几章的篇幅（第40-48章）来描述那座圣殿的精确尺寸和具体设置。**然而那座圣殿却还未被建造**。其他先知也提到了这座圣殿的建造或恢复计划，阿摩斯预言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摩9:11）

许多现代的解经家认为，这个应许是对将来某座具体的圣殿而言。但按着圣经上的原则却是，这里应该按照第二层意义，即不是属世地应验而是属灵的、世界范围内的应验去理解它。新约圣经已经解释了阿摩斯的预言是如何应验的，因而也确认了这一点。“方才西门述说上帝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話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徒15:14-16）

请注意，旧约圣经中有关圣殿的预言是如何运用于当今教会身上的：当年实体的圣殿如今已成了由外邦人及所有真实相信耶稣之人所组成的教会——即属灵的圣殿。人们不应再去期待什么现实生活中的圣殿得以恢复建造，因在新约时代，基督徒的身体就是圣殿，（林前3:16）我们就是那“灵宫”的“活石”。（彼前2:5）

在旧约圣经中使用的用语，很多被新约圣经用来描述基督的教会，比如：国度、百姓、以色列、圣殿、耶路撒冷、锡安、以色列各支派等等。甚至基督也曾对法利赛人说，“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属世的以色列国）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属灵的以色列）。”（太21:43）所以，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会产生解释上的混乱。有些人认为启示录中出现的以色列就是字面上的犹太人，而哈米吉多顿之战是在实际的中东地区兴起来的。但是我们完全不必要有这种混乱的思想，因为新约作者在许多地方都有很清楚的解释，说明新约时代的“基督的教会”已经取代了作为一个国家的“以色列”。

四、两个巴比伦

要研究哈米吉多顿，就必须记住前面那条解经原则，这至关重要。之所以当今对预言的解释千奇百怪，其都源于对此原则的无知。再重申一遍，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等先知有关国度的预言都有双重含义，一则局部应验于古以色列国；再则于末世应验在全世界范围内。“教会”（（重生的基督徒们，教会）代替了“国”（国家、民族），成为上帝真正的选民。以此为背景，我们来学习哈米吉多顿。世界末了的冲突（哈米吉多顿）与刚刚谈到的“属灵的以色列”以及预言在第二层意义上的应用之间密切相关。而且古代以色列所有的历史，和启示录中属灵的以色列所有的事件，两者之间有着以下惊人的相似之处：

古代以色列		属灵以色列
耶50:33-34	来自巴比伦的逼迫	启17:6
但3:3	强迫拜金像或兽像	启13:15
但4:30	称为大巴比伦	启17:5
耶51:13-14	在众水之上的巴比伦	启17:1
赛44:27-28	因幼发拉底河干而得救	启16:12

耶51:6-8	呼召从巴比伦出来	启18:4
赛45:1	称拯救者为“受膏者”	但9:25
赛41:2, 25	都是从“东方”来	启7:2, 太24:27

注意，上帝的百姓在旧约和新约圣经中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他们都被迫去拜像，同样都被那“使幼发拉底大河的水干了”的东方来者所救，得以自由。属世、属灵两个以色列之间，在这一主线当中还有其它若干惊人的相似之处。

显然，上帝末世的百姓——教会——也将受到和古以色列一样的逼迫和死亡的威胁。启示录告诫我们，他们将从与哈米吉多顿有关的属灵意义上的巴比伦那里被救赎出来。“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象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争战。……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作哈米吉多顿。”（启 16:12-16）

这几节经文意义重大，它表明，撒但要用三股强大的势力来为哈米吉多顿预备道路。这三股力量分别是龙、兽和假先知，他们要激动世上的政治力量参加那场战争。很明显，这三者都是宗教势力，至少他们自称是。因为他们要**施行奇事**来迷惑地上的政权。神迹奇事只有在宗教领域内才能施行。

圣经中有许多证据表明这三种表号如何涵括了当代一切虚假的宗教，因时间和篇幅有限，在此不能一一列出。这种联合的宗教体系将会拒绝上帝律法的权威，采取异教敬拜模式中简便安逸的遗传，这种管辖的联合势力要在哈米吉多顿战争中行使惊人的影响力，把全世界的人纠集在一起。

五、哈米吉多顿——撒但与上帝的对决

“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是谁，“幼发拉底大河……干了”这话意味着什么，在学习这些之前，先有必要明确理解“哈米吉多顿”的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圣经形容它是最后的决战，基督和撒但之间长期争战的巅峰时刻。因为义人、恶人分散在地上的万国之中，所以整个世界都会卷入这场战争。哈米吉多顿代表撒但竭其所能孤注一掷，妄图毁灭那些面对酷刑和死亡威胁仍敢于顺从上帝的人。

哈米吉多顿，其实就是撒但六千年来邪恶计划的顶峰，为了不让上帝的百姓得救。他因着“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的野心从天上被驱逐，于是他企图在地上颠覆上帝的政权、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发动这场最后的战争。让我们来听听撒但在以赛亚书 14 章 13 节和 14 节中的狂言妄语吧：“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不可理喻的宣言暴露了撒但计划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取代上帝的位置。要想将上帝臣民对上帝的**敬拜**转向自己，对于撒但来说，自然地也是必然地，他要围绕**宗教**建立自己的威信和吸引力。历世历代以来，撒但以伪造的宗教系统和虚假的敬拜仪式，狡猾地编织了一个真理和谬误混合的赝品。他欺骗的最大“杰作”要在末世出现。他要通过“兽”的力量，将一个效忠于这兽的标记强加在所有人身上。那些拒绝这一“兽的印记”之人将要被判死刑，这样，撒但最后的障碍即可扫除，他便可以宣布所有被造之物都是他的子民，你是否看清了撒但的策略呢？

六、上帝居住在锡安

还要注意：撒但想坐在什么位置上。他说，“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这样说是**有重要的原因的**。毫无疑问，这里“聚会的山”是指上帝临格的圣山，查看整个圣经可以知道，这座山就是指锡安山。“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诗 48:2）

事实上，上帝的所在，锡安山，坐落在北方。现在我们就理解为何撒但想要坐在北方的极处、聚会的山上了。那是上帝聚集祂百姓的地方，也是聚会的所在。锡安山是一个平安之所。撒但妄想破坏上帝的聚会并败坏祂的百姓。他要通过欺骗渗透到上帝的选民中间，交上帝所拣选的百姓和上帝的宝座一起推翻。诗人写道，“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華。”（诗9:11）

起初，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锡安山被定为建造圣殿的地点。后来，它成了耶路撒冷城的象征，并因此而闻名。整卷圣经中，锡安还被用来指代上帝的全体百姓。但在犹太人拒绝耶稣之后，锡安这个术语便用来指代上帝教会。因此，在新约圣经中，锡安不再代表任何一个属世界的地理上的位置，而是指分散在世界各地真教会中上帝的百姓，以及上帝临格或施行保护的属灵之地。

圣经自始至终都在描述上帝引领并聚集祂的百姓到锡安来，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平安，因为有主与他们同在。“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宣告**严肃会**；聚集民众，使**会众**自洁。”（珥 2: 15, 16）“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珥 2:32）启示录 14 章 1 节描述了得赎之人在前一章提到的兽之权势下被救出来，安全地站在**锡安山**上。“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

但当上帝计划招聚祂的百姓到锡安山时，撒但也有一个**纠集**的计划。**他要为哈米吉多顿之战聚集力量**。“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叫他们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争战……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作哈米吉多顿。”（启 16: 14, 16）这次聚集的目的是要与上帝招聚祂的圣徒到锡安山相对抗的。约珥也提到过相同的聚集；“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地来，一同聚集……万民……上到约沙法谷……耶和華必从锡安吼叫……耶和華要作他百姓的避难所（这里的“避难所”直译为：希望）。”（珥 3: 11, 12, 16）

这就是对那被称为“哈米吉多顿”的最后之战的另一描述。约沙法谷正是那战场的另一个名字。世上万国都要卷入这场冲突。这里的“列国”是指那些不属上帝的子民。撒但将要统帅地上的君王以及所有属他的恶人，前来与上帝忠心的圣徒对抗。耶和華也要卷入这场战争（“耶和華必从锡安吼叫”），因为祂要为祂的百姓争战。实际上，这是基督与撒但以及牵涉到双方跟随者之间的一场大决战。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启示录 16 章 16 节要我们注意希伯来文中称为哈米吉多顿的那个词语。很显然，Armageddon 这个词起源于希伯来短语“har moed，”意思是“聚会的山”或者“聚集的山”。明白了吗？当撒但说“**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时，他所用的正是这同一个短语“har moed”。这就是说，哈米吉多顿之战与当初撒但威胁要夺取并毁坏上帝在锡安山的聚会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那恶者施行威胁的最后努力，将一直持续并在这个世界的最终结局时得以显现。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在介绍了末时七大灾的第六灾之后，对此进行了描述。他看见污秽的灵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施行奇事，叫他们在哈米吉多顿聚集。这是在说宗教势力要在政领袖身上发挥影响力，并鼓动他们去毁灭上帝忠心的儿女们。

如果你想看到上帝在哈米吉多顿中那令人震撼的描述，可以读启示录第 19 章：“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争战，都按着公义……在天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他……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酒榨。”（启 19:11-15）

在这场象征基督和祂二次降临的画卷中，有几件事引人注目：天军作战并“击杀列国”。（第 15 节）这里的列国就是指启示录 16 章 14 节中所述被鬼魔激动的众国。基督在哈米吉多顿这场对抗中要得胜。请注意，这场战争被形容为“踹上帝烈怒的酒榨”。在启示录 15 章 1 节中，最后的七灾被形容为“上帝的大怒。”既然哈米吉多顿之战是在第六灾之后发生的，这灾殃又被称为上帝的忿怒，并且基督的军队作战是藉“踹上帝烈怒的酒榨”进行，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启示录 19 章正是一幅清晰的“哈米吉多顿”之役的画卷。

顺便提一句，上帝大怒的碗要倒在地球上。“你们去，把盛上帝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启 16:1）这就是为何世上的万国都要卷入到哈米吉多顿这场战争中的原因。全地的义人、恶人都要被卷入其中。既然今日上帝的百姓分散在所有的国家之中，那么，也就是说整个地球都要受到七灾的影响，其中一灾就是“哈米吉多顿”之战。

七、幼发拉底大河干了

现在，我们要来研究启示录 16 章 12 节，我们要用圣经经文来解释“幼发拉底大河……水……干了”给“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的含义。无论这些事指的是什么，它们发生的时候，哈米吉多顿也必定临近了最激烈的顶点。

为要明白这段预言，我们不得不提到古巴比伦类似的经历。基督降生之前六百年，异教王国巴比伦是上帝百姓最大的敌人。他们使希伯来人作臣虏，奴役他们七十年。后来，玛代人居鲁士（或译作米底亚人塞鲁士）功败了巴比伦帝国，以色列人也由此得到拯救。居鲁士从东而来，他设计改了幼发拉底大河河道、从水门之下干枯的河道进城，攻占了巴比伦。上帝对巴比伦说，“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我——耶和**华所膏的**居鲁士，……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赛 44:27；45:1）上帝“从东方兴起一人（居鲁士）。（KJV 此处应直译为：从东方兴起义人。）”（赛 41:2）上帝称居鲁士为“耶和**华所膏的**”“义人”。

根据解释预言的原则，旧约圣经中对于现实世界的叙述，在末世时应用时，必须用其**属灵的意义**来解释。因此，我们在启示录书中读到了属灵的以色列（教会）受到“大巴比伦”的压迫。（启 17:5, 6）这个巴比伦并非一属世的王国，而是由撒但操纵的、虚假的宗教体系。上帝的百姓最终必因幼发拉底大河的水干了而从属灵意义上的大巴比伦之权势下得蒙拯救。“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启 16:12）

很明显，这与旧约圣经故事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我们必须记住，预言的第二层应用不能是字面意义上的。预言在古时的应验总是实际上的、局部的。但在末时，其应验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并且只能在属灵层面上应验。

所以，不要期待再有一个居鲁士五来排干河水并拯救现实中的以色列国。我们已经知道，所有上帝的真儿女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那么，河水代表什么呢？“你所看见……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启 17:15）在这章中，大巴比伦被形容为坐在“众水上”。（启 17:1）众水就是代表支持淫妇（即假教会）大巴比伦的多民和万国，她要迫害上帝的圣徒。（启 17:6）

所以，水干了代表那些跟随巴比伦体系的人收回了对她的支持。这是基督即将降临之前所发生的最后重大事件之一。百姓发现他们受了欺骗，在勃然大怒中他们转而互相攻击。撒迦利亚描述了当哈米吉多顿之战到达顶点、第七灾降下时所发生的情景：“耶和華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上帝的百姓）争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那日，耶和華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各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亚 14: 12, 13）

约翰如此形容这幅场景，“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原文作：这些）必恨这淫妇，使她冷落赤身，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将她烧尽。”（启 17:16）正如现实中的幼发拉底河成为毁灭古巴比伦的手段，所以，支持属灵巴比伦的众水（百姓）也会转而成为毁灭她的工具。这种支持的枯竭，乃是为要来拯救上帝百姓脱离大巴比伦之手的“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

八、谁是日出之地的众王？

那么，这些“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是谁呢？这是哈米吉多顿战争中最激动人心的一面。正如上帝的居所安置在“北方，”祂也总被描述为从东方来。为什么呢？因为古代的锡安实际上是在耶路撒冷城北面一座真实的山。任何从东而来的人都因前面无法通行的荒漠而必须向北拐，并从那个方向进入锡安。这就是北和东在圣经中用来形容上帝住处的原因。“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上帝的印。”（启 7:2）

基督复临时也是从东方来。“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太 24:27）“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就是启示录第 19 章中的天上众军，他们要战胜“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第 19 节）以西结形容上帝的荣光从东而来。“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上帝的荣光从东而来。……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结 43: 1, 2）

使徒约翰形容基督率领天军争战之时那无与伦比的威严。“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跟随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启 19: 14, 16）这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啊！日出之地的众王骑马而来，与“普天下众王”以及全世界的王争战。万王之王要毁灭属灵的巴比伦以及所有跟随她的势力，祂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东方来的居鲁士从古巴比伦手中拯救了当时的以色列民族，这只是对“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从巴比伦拯救属灵以色列的一个预表。正如居鲁士被称为“受膏”者和“义人”，耶稣也具有相同的名号。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基督的二次降临真的是以色列得救的唯一希望。上帝和基督，真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将要在祂的百姓极端困苦的午夜横空而来。当兽印强制推行、人自救的计划全都归于徒然之时，上帝就要把祂忠心的儿女从死亡的边缘拯救出来。

九、万众瞩目东方

当今无数基督徒还在朝错误的方向张望，期盼着那根本不会发生的事出现，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啊！他们的眼睛的确都在注视着东方，但他们关注的却是中东，就是那片亚伯拉罕充满仇恨的子孙们试图使用美国和苏联的武器毁灭对方的土地。他们期待这群龌龊的政客和好战分子去实现先知以赛亚“狮子和羔羊”同嬉同戏的世界和平的美好前景，多么滑稽！

以撒和以实玛利的后代或许会有短暂的休战，而且签定和平协定的一方会是现在的以色列国。但不要再抱着空虚的幻想，认为这个以色列和上帝的真百姓之间还有什么关系。现实世界中的以色列已为另一国

所取代了。这国的百姓顺从、忠诚，他们来自“各方、各族、各民”。他们是真以色列人。他们决不会拿起武器去和任何人打仗。他们会如耶稣一样，可杀不可辱。

即便当今的以色列国仍旧是上帝的选民，1979年3月26日签署的和平协议也不过是一纸空文，根本没有什么效力。数千年前此地签署过一项类似的协定，上帝这样评价它：“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埃及的帮助是徒然无益的……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不肯听从耶和華训诲的儿女。”（赛 30：3，7，9）

上帝正在寻找那些信靠公义而非强权的人。对这些人祂要藉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施行拯救，救他们脱离所有仇敌之手。我们不要再关注中东的油田和那些政治阴谋，而应把目光定格在东方的天空，因为那里才是真正的同盟要来拯救我们的方向。

十、为哈米吉多顿而穿上义袍

通过以上解释，现在启示录 16 章 12 至 16 节中除了奇怪的第 15 节外我们都能理顺了。这一节似乎与其它几节格格不入。圣灵为何会在启示哈米吉多顿的背景介绍时加上这节经文呢？“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接下来就是第 16 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叫作哈米吉多顿。”

若要为基督与撒但之间迫近的大斗争早做预备，什么样的衣服才是合适的呢？还有，为什么这义袍对于等候基督降临的人那么重要呢？启示录 19 章 7 节和 8 节给出了惊人的答案：“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些话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启示录 16 章 15 节的内容。那些衣服象征着基督的义，每个预备迎见主的人都必须穿戴这洁白的细麻衣。哈米吉多顿之战也要围绕着基督的义的问题而展开。只有那些完全倚赖基督无罪生活和代死功劳之人才能和祂一起向罪恶的权势夸胜。“弟兄胜过它，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启 12:11）

这就是最终将控告弟兄之人摔下去而得胜的秘诀。圣徒只靠单纯相信十字架充足的恩典便可获得胜利。并不靠自己的肉体，也不靠行律法称义。惟有基督的功劳可以洁净并赐予力量。这力量有三重含义：（1）相信耶稣的义，（2）毫无畏惧地分享“他们所见证的道，”（3）“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换句话说，他们宁死也不犯罪。

当十字架在一个人身上达到此功效时，即便是一千个哈米吉多顿密集的攻击也奈何不了他。在一个被基督能力充满了的生命面前，邪灵和撒但必定恐惧战兢，落荒而逃。真实的信心能够产生完全的顺从。因此，因信而来的真实的义，其结果便是称义和成圣。那些宁可放弃生命也不违背上帝之人必定是唯一一群能够拒绝兽的印记之人。

而大多数的人，他们具备的并不是因信而来的真实的义，故而他们觉得不值得为了顺从上帝全部的诫命而牺牲自己的性命。许多人会狡辩说，基督所成就的顺从已经是他们的了，因此自己不用再去遵行律法了。这样的人不明白丰富的福音。“上帝救恩的力量”并不仅仅是赦免之功，它还有保守人不再犯罪之效。我们不仅从罪罚中被拯救出来，还要脱离罪本身。

所以为哈米吉多顿以及迎见基督作预备，其焦点便在于每个人与救主之间的关系。披戴基督义的铠甲，圣徒即使直面死亡的法案也会无所畏惧。你若还没得到那属灵之保护的甘美应许，此时此刻就穿上那义袍吧！那义袍出自天上的织机，丝线中决不掺杂人间的技巧。它所主张的是基督的生活以及祂的赎罪牺牲带给我们的和恩典和**力量**，能够粉碎罪的权势。愿这能成为你今日的经验。